

文選

十四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

此又群臣與士相與言殿下閣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此下等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問休暢幸甚幸甚

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雅曰非分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荅慰誨勸勸有踰骨肉陵雖不敏

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

異類

家語孔子曰異類之為若暢於異

韋韞

古豆毳

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幘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幘注曰幘

形如射幘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毛幘

舉目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上慘裂

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

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

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

文作笳毛詩駉駉馬

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國語注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身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負國恩為世所悲

背恩不報為負國恩也

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即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切

心以自明刻亡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

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從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抵音令人悲增切怛耳爾雅

憂也方言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日恒痛也蒼卒切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

謂武

帝出征總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王將私審隊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前年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

而裏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

漢書蕭何

其稱甚美臣贊按統俗語曰夫

漢其言常以漢配夫此美名也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奪

居處切

旗追奔逐北

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贊按技取曰奪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

張晏漢書注曰梟勇也若六傳之梟

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

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如王

陵也不才希當失任

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

意

謂此時功難堪矣

說文作戰戰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

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

口舉也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而去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良

痛決命爭首

漢書

一戰士卒矢傷三創者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拍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徒呼也

爭先登當此時也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悉陵飲血

血即淚也燕丹子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

臣謂管賊也李陵傳云

尉官之漢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盡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並盡陵於是遂降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特擊韓王信逃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

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况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昔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

者與其駢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處死子復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

亡貝

不死三敗之辱卒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越王乃以餘兵

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

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比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德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

公與莊公既盟于臺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

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曰公孫敖捕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

此陵所以仰天推

直追心而泣

家母弟妻于皆伏誅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去爾

乎昔蕭樊囚繫韓彭並醢

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令民得入田伐桑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會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稀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張敖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呂邑后許諾既至白

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今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誅彭越社年殺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

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何東尉守行縣至終始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丞相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僅夫罵丞相

敬遜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賈誼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

子八父買官給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獄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重取報功也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

居趣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臨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緣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切為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

遣蘇武以中郎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蘇武等死

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歸生何而

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

聞子之歸賜衣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

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倂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僕亦召以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

孤必有鄰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

言陵忠誠能安

於死

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

功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倅等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

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勿以為念努力自愛

曰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

史記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

曩者辱賜書教以

頂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需有推賢而進

意氣慤慤懇懇

慤慤懇懇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失俗也

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顧自以

為身殘廢穢動而見尤

言舉動必為人

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鬱而與誰語

鬱鬱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

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何則士為

義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

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若僕大質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也和氏璧也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

點辱也往

書宜應答但有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服虔曰從武帝

書時偶有賤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竭至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平子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廣雅曰薄迫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胃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取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潛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